

杨众国在杭州认识很多同道中人 他的“好歌曲”只有一句歌词 让导师们惊呆 让蔡健雅后悔

记者 杜青宝

提着一只大大的行李箱,里面装满各种音乐器材,来自河北承德的小伙子杨众国,就这样出现在本周五晚播出的《中国好歌曲》舞台上。坐在台下的四位导师有点面面相觑,他们看着杨众国沉默地把一件件器材放好,不知道该说点什么,因为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哪个歌手这么干过。等到开唱,导师们更是被惊住了,杨众国自己创作的歌曲《悠哉》,从头到尾只有一句歌词——好山好水好风光,只因那大好的青春犹在,我悠哉,悠然见南山。穿插其中的,是各种用电子音效完成的声音:鸟叫、呼喊、喘气、呓语、拨弄吉他……表现另类的杨众国最后被淘汰了,但由此引发的争议却没有停止。

在现场—— 简直就是外星人的才子

四位导师分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——杨坤说自己从没听过这种风格的音乐,蔡健雅说她没办法替杨众国的音乐分类,周华健犹豫是不是要拓宽选歌的思路,刘欢除了对杨众国使用的效果器做出简要说明,其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舞蹈系的杨众国,成了当晚唯一一位落选的歌手。

乐评人孙孟晋很快就在微博上炮轰四位导师,认为导师能力太差,“他们能评点一个歌手有没有走音,但对各种音乐形式缺少最基本的素养,甚至看得出,平时对当下世界音乐潮流不大敏感,否则不会那样茫然。”

事实上,杨众国当天试过用流行歌曲打动导师,他临场改编了刘欢的《心若在梦就在》、周华健的《朋友》、蔡健雅的《呼吸》和杨坤的《无所谓》,证明自己并不是不懂流行音乐,只是个人更偏爱实验音乐。但四位导师依然没有把他留下,只有蔡健雅感慨了一句:“你简直就是一个外星人的才子。”

在后台—— 代表了音乐的另一种可能

直到现在,蔡健雅还在为这事情后悔,她告诉快报,“太可惜了,没有人选他,我(当时)为什么也没选呢?他太特别了。”

蔡健雅承认,自己并不太懂杨众国创作的音乐,但她知道这就是创新,“我们一直在找什么是‘好歌曲’,并为年轻唱作人提供舞台。像杨众国这样的音乐,其实就是创新。他是一种类型,应该被大家看到和听到。他的出现代表了华语音乐另一种可能性,让我很激动。”

想来想去好几天,最让蔡健雅后悔的是,如今华语歌坛很多歌手陷入没歌可唱的困境,“我们应该给这些年轻人更多机会,鼓励他们写出更多样更好的音乐。”

当然这还是没法改变杨众国离开节目的结局,不过他的出现至少让全国很多观众知道,有一种音乐叫实验音乐。

再解释—— 节目需要广泛传唱的歌曲

24岁的杨众国之前已经预料到自己会被淘汰,“节目中还有很多比我唱得好的人,我知道就算我去了,选我的人也不会多。因为真正在做音乐的人,也不一定会去接触实验音乐。”对此他更抱着感激之情,“毕竟他们能给实验音乐提供平台,光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,其他节目中都不太会出现实验音乐。”

“好歌曲”的宣传总监陆伟昨天向《都市快报》做出解释,“这档节目需要选择日后能被人广泛传唱的歌曲,杨众国的《悠哉》可能很少人唱得出来,所以这一点成了导师迟疑并放弃的原因,并非导师缺少音乐素养。”陆伟说自己也很喜欢杨众国的实验音乐,“音乐性很强,只是导师没法对它进行后期加工和改编,这是个问题。”



再上路—— 在杭州认识很多同道中人

听到《都市快报》的名字,杨众国主动说起自己前年暑假在杭州的经历,当时他在一家酒吧玩实验音乐,认识了很多同道中人。

正如杨众国所说,杭州有很多音乐人在玩实验音乐,李剑鸿更是中国最好的实验即兴音乐家之一。他认为实验音乐并不期待得到大众接受或拒绝,“一碗麻辣烫就应该是个性很强又很自我的音乐,并不是做给大众的。观众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了解,实验音乐就是什么样,不用非得在音乐观点上对抗。大家都是因为喜欢,所以才去做。”

杭州音乐评论家爱地人听了杨众国的《悠哉》后,也很赞同李剑鸿的意见,“因为它(实验音乐)反传统,所以很难用传统的方式去评判,也没有固定的标准。如果你受不了这样的音乐表达方式,要么默默离开,要么就默默承受并等待高潮到来。”

杨众国被淘汰后看得很开,“既然很多人不理解实验音乐,那我只要继续孤独下去就好了,每个做音乐的人都是孤独的,但我不会放弃。”如果能像在杭州时那样,通过实验音乐认识更多的朋友,杨众国说自己会觉得特别开心,因为他本来就是抱着交朋友的心态报名参加《中国好歌曲》。

知道一下

实验音乐:实验音乐意在追求一种高度纯粹的、不负载任何意义的聆听。比如森林中的鸟兽鱼虫所发出的声音,比如某个城市里某个路段的录音……在实验音乐人看来,其本质都是对声音的最高礼拜。“让声音自己说话”,是实验音乐与一切传统音乐的最大不同。

再知道一下

窦唯:如今同样在做实验音乐的窦唯,写的歌词越来越少,他更多倾向于用纯乐器的方式表达情感。对于歌词的存在意义,窦唯发表过这样的看法:“为什么所谓的歌曲,非得要在歌里面明确地说出意思?这是一个套子,我更想找到其他的可能。很多流行歌曲直接在歌词说出意思,太腻了,太多了。意思太多了也就没什么意思了。”